



- 1, 2 與台南晶英酒店合作，以楊熾昌及李張瑞、林修二的詩作為發想，透過甜點重現日治時期超現實主義詩社「風車詩社」的獨特美學。
- 3 「沐月」玻璃杯以利野蒼〈古びた庭園〉（古老的庭園）詩句「沐浴著月光，古老的庭園之影」為概念，作成杯身的主要設計圖像，有如黑夜的枷鎖壓抑，少女渴望自由，無法逃脫束縛，被月光遺留在這虛幻的庭園之中。

這冊以為早已佚失的薄薄詩誌，收錄有同人們的詩、小說以及文論，是他們在島上努力刻下的痕跡。楊熾昌在後記寫道：「福爾摩沙的春天來了。島上的詩人啲！理論家啲！有精神地從冬眠睜開眼睛站起來吧！爲了美麗島的文學！」年輕的他們曾如此熱烈地激勵島上的詩人與理論家們，企盼能夠一同致力於文學，召喚福爾摩沙的春天。然而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，整個日本時代的臺灣文學卻被埋沒在歷史的暗角，彷彿島上從來便是荒蕪，一切都不曾發生。

作為歷史的孤本，《風車》第三期已妥善典藏於國立臺灣文學館，正好也在風車詩人的家鄉臺南。然而如今我更好奇的是，那些下落不明的《風車》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四期，以及楊熾昌提及曾經出版過的詩集詩論集與小說集，有沒有可能如《風車》第三期一般，只是暫時被世界遺忘了而已；也許它們仍等待著一個宿命般的眼神——因震驚而有些遲疑地——，但終於探出了手，將之從時間的罅隙中拾起。



楊熾昌

楊熾昌（1908-1994），臺南人，筆名有水蔭萍、水蔭萍人、柳原喬等。1908年（明治41年）出生於臺南市，臺南二中（今臺南一中）畢業，1930年赴日求學，於東京就讀文化學院，後因父病返臺。回臺後，結婚生子，從事文學創作、擔任報紙學藝欄編務、組成詩社，緩緩撒落由日本帶回的現代詩的種子。

1932年（昭和7年）因父病危返臺，後任職臺南市第50區煙草賣捌所書記，並兼任《臺南新報》文藝欄編輯。1933年秋季結合臺籍青年李張瑞、林修二、張良典以及日籍女子戶田房子、岸麗子等6人共組「風車詩社」，於10月發行同人刊物《風車》。1986年與劉捷同獲由《自立晚報》主辦「鹽分地帶文藝營」頒贈的「臺灣新文學特別貢獻獎」，重獲文壇肯定。

詩和味蕾的驚喜 ——兼懷詩人水蔭萍

| 拾藏物語

Taste a Poem, and Yearn for Poet Shuiyingping

| NMTL's Archive
Select

Text and Images by
鄭炯明（詩人）

9月19日下午，我受邀參加由國立臺灣文學館和台南晶英酒店合辦的「餐桌上的文學·以法式甜點為名」的發表會。

這是一個充滿詩意、浪漫而別緻的盛會。國立臺灣文學館從重要典藏《風車》第三期詩誌三位詩人的詩作：〈古老的庭園〉·利野蒼（李張瑞）；〈Demi Rêve·半夢〉·水蔭萍（楊熾昌）和〈小小的思念〉·林修二，由法式甜點主廚 Laurent Delcourt 巧妙地以詩中的意象，製作三款與《風車》紅色封面連結的甜點：荔枝覆盆莓泡芙、藍莓蘋果塔、貝殼瑪德蓮，幻化成詩和味蕾的驚喜，由蘇碩斌館長親自解說。

這三首詩作（日文）發表於1934年的《風車》第三期，曾由葉笛翻譯，刊於《文學臺灣》第15期（1995年月），後收入《水蔭萍作品集》。

「餐桌上的文學」發表會，讓我回憶起1993年10月11日，經由呂興昌教授的引介，一起拜訪楊熾昌先生的往事。感覺他是一個非常親切的文學長者，我即向他邀稿，後來他陸續在《文學臺灣》發表作品，包括第8期〈蘆慕、胡笳之傳情〉、第9期〈文學家的美的意識〉、第10期〈魯迅素描及其作品叢談〉、第12期〈卡夫卡文學的特異性〉。我不知道1994年10月「卡」文刊出時，楊老前輩已於9月27日因胃癌仙逝。在1993年4月，呂興昌曾請他為《文學臺灣》第6期題字，他寫下「古來文人皆寂寞，唯有文筆留其名」（戲作李白詩句）彌足珍貴。

今翻閱楊前輩送我的限定本《紙の魚》，只能悵然撫卷思人。

詩和味蕾的驚喜

一陣夏日的驟雨之後
來到古都
趕赴一場別緻的
餐桌上的文學盛會

一邊品嚐
奇妙的荔枝覆盆莓泡芙
一邊想像〈半夢〉的藍莓蘋果塔
在現實與超現實之間

享受詩和味蕾的驚喜
不必借用高克多的耳朵
也無須變成貝殼
便能傾聽詩人遙遠的真摯的聲音

啊，貝殼瑪德蓮，紅色的誘惑
我的思緒突停留在 1993 年的某日
瞬間憶起〈燃燒的臉頰〉
一個滿頭白髮的詩人向我走來

——鄭炯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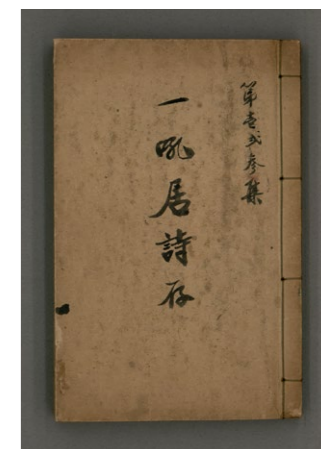
1993 年楊熾昌與鄭炯明合影

曾踏破了 中央山脈—— 周定山的 〈中央山脈紀遊詩〉

| 典藏再現

Ding-Shan Chou: Central Mountain Range Odyssey

| Collection



Text by
許惠玫（國立臺灣文學館）

Images by
國立臺灣文學館

野營和登山似乎成爲現代生活風格的顯學。不過早在 20 世紀前半葉，有位名爲「周定山」的文人，就曾以漢詩創作，爲有「護國神山」之稱的中央山脈寫詩，勾勒出當時人們對於山林的認知和嚮往，讓人可以透過文字感受 80 年前的登山紀行。